

一部比故事更有趣 比诗歌更优美 比童话更吸引人的科普经典

《森林报》是一部史无前例的森林史诗，一部优美而生动的自然百科全书。自1927年初版以来，至今已有30多种版本，畅销60多个国家，被评为“世界最经典的十大科普名著”之一。部分章节入选我国中小学语文必修教材，是教育部推荐的学生课外读物之一。

Forest Newspapers

森林报

秋



NLIC 2970650691

[苏]维塔里·比安基 著
沈念驹 姚锦铭 译

中国

彩图版

森林报

[苏] 维塔里·比安基 著
沈念驹 姚锦镛 译

大学园区图书馆
藏书
NLIC



NLIC 2970650691

中国华侨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森林报.秋 / (苏) 维塔里·比安基著; 沈念驹, 姚锦镕译.

—北京: 中国华侨出版社, 2010.12

ISBN 978-7-5113-1034-7

I. ①森… II. ①维… ②沈… ③姚… III. ①森林—儿童读物

IV. ① S7-49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0) 第 247208 号

森林报·秋

作 者: (苏) 维塔里·比安基

译 者: 沈念驹 姚锦镕

责任编辑: 若 兰

封面设计: 王明贵

文字编辑: 张红卫

美术编辑: 吴秀侠

插图绘制: 骆春江 王 晔

经 销: 新华书店

开 本: 720mm × 1010mm 1/16 印张: 8 字数: 120 千字

印 刷: 三河市华新科达彩色印刷有限公司

版 次: 2011 年 2 月第 1 版 2011 年 2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5113-1034-7

定 价: 14.00 元

中国华侨出版社 北京市朝阳区静安里 26 号通成大厦三层 邮编: 100028

法律顾问: 陈鹰律师事务所

编 辑 部: (010) 64443056 64443979

发 行 部: (010) 58815874 传真: (010) 58815857

网 址: www.oveaschin.com

E-mail: oveaschin@sina.com



目 录



NO.7 候鸟辞乡月 (秋一月)

一年——分 12 个月谱写的太阳诗章 2

首次林中来电 3 / 告别的歌声 4 / 晶莹清澈的早晨 4

林间纪事 6

洄水远行 6 / 林中巨兽的格斗 6 / 最后的浆果 7 / 原路返回 8 / 等待助手 8 / 秋季的蘑菇 9 / 第二份林中来电 10

都市新闻 11

胆大妄为的攻击 11 / 夜晚的惊吓 11 / 仓鼠 13 / 第三份林中来电 13 / 连蘑菇都忘了采 13 / 喜鹊 14 / 躲藏起来…… 15 / 鸟类飞往越冬地 / 自天空俯瞰秋色 15 / 各有去处 16 / 自西向东飞 16 / Φ-197357号脚环的小故事 17 / 自东向西飞 17 / 向北飞, 向北飞, 飞向长夜不明的地方! 18 / 候鸟迁徙之谜 19

林木种间大战 (续完) 20

和平之树 21

农庄纪事 22

征服沟壑 22 / 采集树种 23 / 我们出了什么主意 23 / 集体农庄新闻 / 挑选良种母鸡 24 / 乔迁之喜 24 / 在星期天 25 / “把小偷关进瓶子里!” 25

基特·维里坎诺夫讲述的故事 26

在篝火边 26





狩猎纪事..... 30

变傻的黑琴鸡 30 / 好奇的大雁 32 / 六条腿的马 33 / 迎着挑战的号角 33 / 开猎野兔 / 猎人出行 34 / 围猎 35

天南地北..... 39

无线电通报 / 请注意！请注意！ 39 / 亚马尔半岛冻土带广播电台 39 / 乌拉尔原始森林广播电台 39 / 沙漠广播电台 41 / 世界屋脊广播电台 41 / 乌克兰草原广播电台 42 / 大洋广播电台 43

射靶：竞赛七..... 45

公告：“火眼金睛”称号竞赛..... 47

NO.8 仓满粮足月（秋二月）



一年——分12个月谱写的太阳诗章..... 50

准备越冬 51 / 越冬的小草 51 / 哪种植物及时做了什么 52 / 贮存蔬菜 53 / 松鼠的干燥场 53 / 活粮仓 53 / 本身就是一座粮仓 54

林间纪事..... 55

贼偷贼 55 / 夏季又来临了吗？ 56 / 受惊扰的青蛙 56 / 红胸脯的小鸟 57 / 我抓了只松鼠 58 / 我的小鸭 58 / 捉摸不透的星鸦 59 / 害怕…… 60 / “巫婆的扫帚” 60 / 活纪念碑 61 / 鸟类飞往越冬地 / 并非如此简单！ 62 / 其他原因 63 / 一只小杜鹃的简史 65 / 我们正在揭开谜底，但秘密依旧 65 / 给风力定级 66

农庄纪事..... 68

集体农庄新闻 / 昨日 68 / 既营养又好吃 69 / 来自“新生活”





农庄的报道 69 / 给百岁老人采的蘑菇 69 / 晚秋播种 69 / 农庄里的园林周 70

都市新闻 71

动物园里的消息 71 / 奇怪的小飞机 71 / 赶紧去见识见识 72 / 鳗鱼踏上最后的旅程 72

狩猎纪事 73

带猎狗走在黑色的土路上 73 / 地下格斗 75

射靶：竞赛八 79

公告：“火眼金睛”称号竞赛 81

NO.9 冬季客至月（秋三月）



一年——分 12 个月谱写的太阳诗章 84

林间纪事 85

莫解的行为 85 / 森林不会变得死气沉沉 85 / 会飞的花朵 86 / 北方来客 86 / 东方来客 87 / 该睡觉了 87 / 最后一次飞行 88 / 追逐松鼠的貂 89 / 兔子的花招 90 / 隐身的不速之客 92 / 啄木鸟的打铁铺 92 / 去问熊吧 92 / 只按严格的计划行事 93

农庄纪事 95

我们比它们更有招数 95 / 集体农庄新闻 / 挂在细丝上的屋子 96 / 深棕色的狐狸 97 / 在暖房里 97 / 用不着盖厚被子 97 / 助手 98

都市新闻 99

瓦西里耶夫斯基岛的乌鸦和寒鸦 99 / 侦察员 99 / 既是食槽又是陷阱的小屋 100





狩猎纪事	101
------------	-----

捕猎松鼠 101 / 带把斧头打猎 104 / 猎貂 105 / 黑夜和白昼 107

射靶：竞赛九	108
--------------	-----

公告：“火眼金睛”称号竞赛	110
---------------------	-----

“射靶”答案	112
--------------	-----

“火眼金睛”称号竞赛答案	116
--------------------	-----

基特·维里坎诺夫讲的故事答案	118
----------------------	-----



森林报

No.7

候鸟辞乡月
(秋一月)



第七期导读

太阳诗章——九月

首次林中来电

林间纪事

第二份林中来电

都市新闻

第三份林中来电

鸟类飞往越冬地

林木种间大战

农庄纪事

集体农庄新闻

基特·维里坎诺夫讲述的故事

狩猎纪事

开猎野兔

天南地北

射靶：竞赛七

公告：火眼金睛



一年——分12个月谱写的太阳诗章

九月里愁云惨淡，生灵哀号。天空中开始越来越多地出现阴霾，伴随着呼啸的秋风。秋季的第一个月已来到跟前。

秋季和春季一样，有着自己的工作进程，只不过一切程序都反过来了。秋临大地是在空中初露端倪的。枝头的树叶开始渐渐地变黄、变红、变褐色。树叶一旦缺少阳光，便开始枯萎，很快就失去了碧绿的色彩。枝头长着叶柄的地方开始出现枯萎的痕迹。即使在完全静止无风的日子，也会蓦然有树叶坠落：这儿落下一片发黄的桦叶，那儿落下一片发红的山杨叶，轻盈地在空中摇摇坠下，在地面上无声无息地滑过。

你清晨醒来的时候会首次发现草上的雾凇，你得在自己的日记里记下：“秋季开始了。”从这一天起（确切地说是从这天夜里起，因为初寒往往总在凌晨降临），树叶会越来越频繁地从枝头脱落，直至寒风骤起，刮尽残叶，脱去森林艳丽的夏装。

雨燕不见了踪影。燕子和在我们这儿度夏的其他候鸟都群集在一起，显然是要趁着夜色踏上遥遥征途。空中变得冷冷清清。水也越来越凉，再也激不起人们游泳的兴致……

突然间，仿佛在记忆犹新的美丽夏日似的，天气回暖了：白天变得和煦、明媚、安宁。宁谧的空中飞舞着一条条银光闪闪的细长的蛛丝，田野上新鲜的嫩绿庄稼泛出了喜悦的光泽。

“遇上小阳春了。”村里人怀着浓浓爱意望着生气勃勃的秋苗，笑盈盈地说道。

林中万物正在为度过漫长的寒冬作准备，一切未来的生命都稳稳当当



地躲藏起来，暖暖和和地包裹起来，与其有关的一切操劳在来年春回之前都已停止。

只有母兔不消停，依然不甘心夏季就这么完了——它们又生下了小兔崽！生下的是秋兔。林子里长出了伞柄细细的蜜环菌。夏季结束了。

候鸟辞乡月已然来临。

如同在春季一样，来自林区的电讯又纷纷传到本报编辑部：每时每刻都有新闻，每日每夜都有事件报道。又如在候鸟返乡月一样，鸟类开始长途跋涉，这回是由北向南。

于是秋季登场了。



首次林中来电

穿着靓丽多彩衣装的所有鸣禽都消失了。它们是怎么踏上征程的，我们没有看见，因为它们是夜间飞走的。

许多鸟宁愿在夜间飞行，因为这样比较安全。在黑暗中，那些从林子里出来，在它们飞经的路上守候的隼、鸢和其他猛禽不会去惊扰它们。而候鸟在黑夜里却能找到通往南方的路线。

在遥遥海途上出现了成群结队的水鸟：野鸭、潜鸭、大雁、鹈。有些长翅膀的旅行者会在春季歇过脚的地方小作勾留。

森林里的树叶正在变黄。一只雌兔又生下了6只小兔崽。这是它今年生下的最后一胎小兔崽——秋兔。

在海湾长满水藻的岸滩上，不知是谁留下了一个个十字形的印记。整个海滩上布满一个个小十字和小点儿。我们在海湾的岸上搭了一个小窝棚，想一窥究竟，是谁这么淘气。





告别的歌声

白桦树上的树叶已明显地稀疏起来。早已被窝主抛弃的椋鸟窝孤独地在光秃秃的枝干上摇晃着。怎么回事——突然有两只椋鸟飞了过来。雌鸟溜进了窝里，在窝里煞有介事地忙活着。雄鸟停在一根树枝上，四下里东张西望，接着唱起了歌。不过它轻轻地唱着，似乎是在自娱自乐。

终于它唱完了。雌鸟飞出了窝，它得赶紧回到自己的群体中去。雄鸟也跟着它飞走了。该离开了，该离开了，明天，它们将踏上万里征途。

它们是来和夏天在此养育儿女的小屋告别的。

它们不会忘记这间小屋，到来年春天还会回来住的。

摘自少年自然界研究者的日记：

晶莹清澈的早晨

9月15日。一个晴朗和煦的秋日。和往常一样，我一大早就跑进了花园。我出门一看，天空高远深邃，清澈明净，空气中略带寒意，在树木、灌木丛和草丛之间挂满了亮晶晶的蜘蛛网。这些由极细的蛛丝织成的网上缀满了细碎的玻璃状露珠。每一张网的中央蹲着一只蜘蛛。

有一只蜘蛛把自己银光闪闪的网张在了两棵小云杉树的枝叶之间。由于网上缀满了冰凉的露珠，它看上去仿佛是由水晶织成的，似乎你只要轻轻一碰，它就会叮叮当当响起来。那只蜘蛛自己则蜷缩成一个小球，屏息凝神，纹丝不动。还没有苍蝇在这里飞来飞去，所以它正在睡觉。或许它真的僵住了，快冻死了？我用小拇指小心翼翼地碰了它一下。蜘蛛毫无反应，仿佛一颗没有生命的小石子，掉落到地上。但是在地面上，草丛下，我看到它立刻跳起来站住了，跑着躲了起来。善于伪装的小东西！

令人感兴趣的是：它会不会回到自己的网上去？它还会找到这张网吗？或许它会着手重新织一张网？要知道多少劳动白费了，它又得前前后后来回奔跑，把接头儿固定住，再织出一个个的圈。这里面有多少技巧！

一颗露珠在细细的草叶尖儿上瑟瑟颤动，犹如长长睫毛上的一滴眼泪，





折射出一个个闪亮的光点。一种愉悦之情也在这光点中油然而生。

最后的洋甘菊花在路边依然低垂着由花瓣组成的白色衣裙，正在等待太阳出来给它们取暖。

在微带寒意、清洁明净又似乎松脆易碎的空气里，万物是那么赏心悦目，盛装浓抹，充满节日气氛：无论是多彩的树叶，还是由于露珠和蛛网而银光闪闪的草丛，还有那蓝蓝的溪流，那样的蓝色在夏季是永远看不到的。

我能发现的最难看的东西，是湿漉漉地粘在一起、一半已经破残的蒲公英花，还有毛茸茸、灰不溜丢的夜蛾子，它的小脑袋有点像鸟喙，茸毛剥落得光溜溜的，都能见到肉了。而在夏天蒲公英花是多么丰满，头上张着数以千计的小降落伞。夜蛾也是毛茸茸的，小脑袋既平整又干燥！

我怜悯它们，让夜蛾停在蒲公英花上，久久地把它们捧在掌心里，凑到已经升起在森林上空的太阳下。于是它们俩——冷冰冰、湿漉漉、奄奄一息的花朵和蛾子，稍稍恢复了一点生气：蒲公英头上粘在一起的灰色小伞晒干后变白、变轻，挺了起来；夜蛾的翅膀从内部燃起了生命之火，变得毛茸茸的，呈现出了青烟色。可怜、难看而残疾的小东西也变好看了。

森林附近的某个地方，一只黑琴鸡开始压低了声音喃喃自语起来。

我向一丛灌木走去，想从树丛后面悄悄靠近它，看看它在秋季是怎么悄悄地自言自语和啾啾啼叫的，因为我想起了春季里它们的表演。

我刚走到灌木丛前，这个黑不溜秋的家伙马上就“呖尔”一声飞走了，几乎是从我脚底下飞出来的，而且声音大得很，我甚至打了个战。

原来它就停在这儿，我的身边。而我却觉得那声音很远。

这时远方号角般的鹤唳声传到了我的耳边：人字形的鹤阵正从森林上空飞过。它们正远离我们而去……





林间纪事

溺水远行

草甸上濒死的野草低低地垂着头。

著名的竞走健将——长脚秧鸡已经踏上遥远的旅程。

在万里海途上出现了潜鸭和潜鸟^①。它们潜入水下捕食鱼类，很少振翅飞翔，而是一路游啊游，游过一个个湖泊和水湾。

它们甚至不需要像鸭子那样为了使自己的身体一下子沉入水下，先飞离水面，提升一点高度。它们的身体结构使它们只要把头一低，用力划动带蹼的脚掌，就能潜入水下深处了。

在水下，潜鸟和潜鸭觉得自己就像在家里一样。在那里任何一只猛禽都伤害不到它们。它们游泳的速度甚至能赶上鱼类。

但说到飞行，它们要远远落后于疾飞的猛禽。它们干吗要让自己冒险去飞行呢？只要可以，它们就溺水走完自己的漫漫旅途。

林中巨兽的格斗

晚霞升起的时候，森林里传出了低沉而短促的吼声。从密林里走出两头林中巨兽——硕大无朋、头上长角的公驼鹿。它们用仿佛发自内脏的低吼向对手挑战。

斗士们在林间空地上会合。它们用蹄子刨地，虎视眈眈地晃动着沉重

^① 潜鸭属鸭科，有15个品种。潜鸟也是水禽，但身体要大得多，长达1米，有红喉、黑喉、白嘴三个品种。





的双角。它们两眼充血，低下长角的头颅，向对方冲了过去，两对角相互碰撞、钩挂，发出阵阵脆响和隆隆的撞击声。它们把巨大身躯的全部重量都压过去，恨不得扭断对手的脖子。

一个回合下来，它们彼此退开，又重新投入了战斗，曲颈把头颅低低地垂向地面，前蹄凌空立起来，用双角对撞着。

森林里一直回响着沉重的双角敲击和碰撞的声音。难怪公驼鹿被称为枝形角兽，因为它的角既宽又大，样子像树杈。

常会有战败的对手从战场仓皇溃逃。也常会有一方被对手的双角致命一击，折断了脖子而倒地，鲜血汨汨直流。胜利者会用尖利的蹄子将对手踩踏致死。

于是，强劲的吼声再度响彻森林。枝形角兽吹响了胜利的号角。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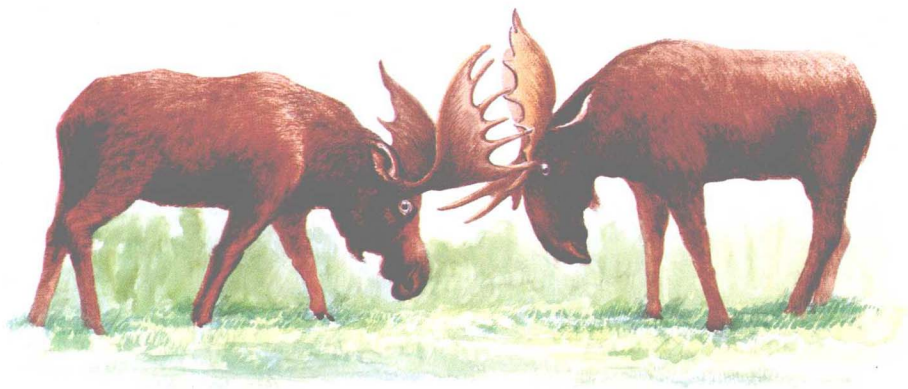
在密林深处，一只不长角的母驼鹿正在等它。胜利者成了这块地盘上的一方之主。

它不允许任何一头别的公驼鹿进入它的领地。连年轻的公驼鹿它也不能容忍，一旦看见，就会马上将它们赶走。

周围很远的地方都响彻它那威严低沉的吼声。

最后的浆果

沼泽地上的红莓苔子成熟了。它长在一个个泥炭土墩上，浆果直接在苔藓上搁着。这些浆果老远就能看见，可是却看不出它长在什么上面。你





只要就近观察一番，就会发现在苔藓垫子上伸展着像线一样纤细的茎。茎的两边长着一些小而硬得发亮的叶子。

这就是一棵完整的半灌木^①。

■ H·帕甫洛娃

原路返回

每个白天，每个夜晚，都有迁飞的旅客上路。它们从容不迫、不露声色，途中作长时间的停留，这和春季时不一样。看来它们并不愿意辞别故乡。

返程迁徙的次序是这样的：光鲜多彩的鸟儿首先起飞，最后上路的是春季最早飞来的鸟儿：苍头燕雀、云雀、海鸥。许多鸟都是年轻的飞在前面。苍头燕雀是雌鸟比雄鸟先飞走。谁体力好、忍耐力强，谁耽搁的时间越长。

大部分候鸟直接飞往南方——到法国、意大利、西班牙、地中海、非洲。有一些飞往东方：经过乌拉尔、西伯利亚，到达印度，甚至美洲。数千千米的路程在它们的脚下一闪而过。

等待助手

乔木、灌木和草本植物都在急急忙忙地安置自己的后代。

枫树的枝条上挂着一对对翅果。它们已经彼此分离，只待风儿把它们摘下并拖走。

盼望着风儿的还有草本植物：大蓟，在它高高的茎秆上，从干燥的小兜里伸出一束束蓬勃的淡灰色丝状茸毛；香蒲，它把茎伸到沼泽里其他野草的上方，茎的顶端裹着棕色的茸毛外衣；山柳菊，它那毛茸茸的小球在晴朗的日



① 半灌木是多年生植物，更新芽可保持几年，而枝的上部每年更替，高达80厘米，主要生长在干旱地区。



子，只要有些许微风，随时都可飘扬四方。

还有许多别的草本植物，它们的果实上附有或短或长，或普通或羽状的小毛。

在收割一空的田野上，在道路和沟渠的两旁，下列植物盼望的已不是风儿，而是四脚或两脚的动物：牛蒡，它拥有带小钩的干枯的篮状花序，里面塞满了有棱有角的种子；鬼针草，它有黑色的带三个角的果实，那些果实非常喜欢扎到袜子上；善于扎住东西的拉拉藤，它那圆形的小果实会牢牢地扎住或卷进衣服里，要摘下它只能连带拉下一小绺衣服上的绒毛。

■ H·帕甫洛娃

秋季的蘑菇

现在森林里是一副凄凄惨惨的样子，光秃秃的一片，充满湿气，散发出腐叶的气息。但也有一样叫人高兴的东西：蜜环菌，看着它都让人觉得开心。它们有的一丛丛地长在树墩上、树干上，有的散布在地面上，仿佛一个个离群的个体独自在这里踟蹰徘徊。

看着开心，采摘起来也愉快。即便只采伞盖，而且专挑好的，那也不消几分钟就能采满一小篮。

小的蜜环菌很好看，它的伞盖还紧实地收着，就如婴儿的帽子，下面是白白的小围巾。几天以后它就会松开，成为真正的伞盖，而小围巾则变成了领子。

整个伞盖是由毛边的鳞状物组成的。它是什么颜色呢？这一点不容易说明白，大抵是一种悦目的、静谧的浅褐色。小蘑菇伞盖下面的菌褶仍然





是白的，老了以后几乎呈淡黄色。

可是你们是否发现，当老蘑菇的伞盖罩住小蘑菇时，它上面仿佛撒满了粉末？是不是长霉点了？但是你很快就会明白：“这是孢子！”也就是从老蘑菇的伞盖下面撒出来的。

如果你想吃蜜环菌，可要认准它的全部特征。常有人把毒菌当蜜环菌带到集市上出售。

有一些毒菌样子和它相似，而且也长在树墩上。但是所有毒菌的伞盖下面都没有领圈，伞盖上没有鳞状物，伞盖颜色鲜艳，呈黄色或浅红色，菌褶呈黄色或绿色，孢子是深色的。

■ H·帕甫洛娃



第二份林中来电

我们已经探明是什么动物在海岸的淤泥地上留下了十字形的花纹和小点。

原来是鹬的杰作。

水藻丛生的海湾可是它们的小饭馆。它们在此逗留歇脚，果腹充饥。它们在松软的水藻上迈开自己的长腿，留下三个脚趾分得很开的爪痕。而小圆点则留在它们把长长的喙戳进水藻里的地方，这样做是为了从中拖出某样活物做早餐。

我们捉了一只整个夏季都住在我家屋顶上的鹤，在它的脚上套了一个轻金属（铝制）脚环。在环上刻着这样的文字：Moskwa, Ornitolog.Komitet A.No.195（莫斯科，鸟类学委员会，A组第195号）。然后，我们把鹤放了。让它戴着脚环飞行吧。如果有人能在它的越冬地捉到它，我们就能从报上得知我们的鹤在何处过冬了。

林中的树叶已完全变色，开始飘落。

■ 本报特派记者

